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罪与罚

上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徐立/译

Shi Wen xue
Jie ming zh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罪 与 罚

(上)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徐 立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罪与罚(上)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罪 与 罚

故事发生在俄国彼得堡。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是一个在贫民窟里过着孤苦、贫困生活的大学生。他潜心研究犯罪心理学，认为应该允许有非凡、卓越才能的人掠夺对世人有害而又没有生活目的的人的金钱，并将其用于能对人类做出贡献的事业上。

这一行动计划的结果，是他谋杀了高利贷者老太婆及其善良的妹妹。杀人后的他摆脱不了良心谴责，精神的折磨使他患了神经衰弱症。为索尼娅纯真爱情和高尚的道德所感动，他坦白自首，被流放西伯利亚，相陪的是索尼娅。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与托尔斯泰并驾齐驱，相互辉映，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俄国作家。作品的问世，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其奇特的构思引来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

Crime and Punishment

Crime and Punishment is set in St. Petersburg. Raskolnikov, a young resentful student, kills a pawnbroker, a greedy old woman, and her half-witted stepsister as well. He attempts to justify the murder in terms of its advantageous social consequences. He argues that each age gives birth to a few superior beings who are not constrained by ordinary morality-and he is one of such being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eek, Christian prostitute Sonia, he confronts the hollowness of his thoughts, 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confession and redemption. In the demonic Svidrigailov, who commits suicide, Raskolnikov sees his own picture. In his agony Raskolnikov realizes, that in murdering he has killed the essentially human in himself. Raskolnikov goes to Siberia for seven years. Sonia follows him to his imprisonment.

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 is Russian novelist, journalist, short-story writer whose psychological penetration into the human soul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20th century novel. His novels have much autobiographical elements, but ultimately they deal with moral and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He presented interacting characters with contrasting views or ideas about freedom of choice, Socialism, atheisms, good and evil, happiness and so forth. Dostoevsky's central obsession was God, whom his characters constantly search through painful errors and humiliations.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31)
第四章	(46)
第五章	(61)
第六章	(74)
第七章	(89)

第二部

第一章	(102)
第二章	(122)
第三章	(135)
第四章	(152)
第五章	(165)
第六章	(179)
第七章	(204)

第三部

第一章	(226)
第二章	(243)

第三章.....	(257)
第四章.....	(275)
第五章.....	(289)
第六章.....	(313)

第四部

第一章.....	(327)
第二章.....	(342)
第三章.....	(356)
第四章.....	(365)
第五章.....	(386)
第六章.....	(408)

第五部

第一章.....	(419)
第二章.....	(439)
第三章.....	(454)
第四章.....	(471)
第五章.....	(490)

第六部

第一章.....	(507)
第二章.....	(518)
第三章.....	(534)
第四章.....	(545)
第五章.....	(558)
第六章.....	(575)
第七章.....	(590)

第八章.....	(600)
尾 声	
—.....	(613)
二.....	(621)

第一部

第一章

七月初的天气非常闷热，傍晚的时候，有个年轻人走出他在C巷女房东租来的那间小屋，缓慢地、非常犹豫地向K桥走去。

他顺利地避免了在楼梯上遇见他的那位女房东。他的小屋，是在一座五层楼高的顶层，与其说是住人的屋子，还不如说像个盛衣的大橱。他向女房东租用这间小屋，不仅供给伙食，而且还有女仆侍候。女房东只是在下面一层楼的那个单间里住，当他每次出去时，都得从她的厨房门口经过，厨房的门对着楼梯，几乎是敞开着。每当那位年轻人经过此地时，他总会产生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使他不时地皱起眉头。因为他欠了女房东一屁股的债，所以总担心碰到她。

别以为他是那么害怕和胆怯，而是从某个时期以来，他似乎患了多疑症，他一直处于一种很容易兴奋和慌张的状态。他常陷入沉思，远离人群，甚至害怕见到任何人，而不仅仅是怕与女主人会面。因为贫穷压垮了他，但近来一段时期就连这贫穷的生活也已不再使他感到烦恼。那些必须做的琐事他已经不再去干，也不想干。其实，无论女房东将如何跟他过不去，他都不怕。可是站在楼梯上，听到这些与他毫不相干的日常生活中毫不起眼的琐事的种种唠叨，听到所有这些纠缠不休的追债、威逼、怨言，自己就要想方设法逃脱，承认错误？欺骗？

不，最好的办法就是像做贼那样从楼梯上悄悄地溜进来，然后，悄悄的溜出去，让谁也别想看见他。

可是这一次，走在大街上，那种怕遇见女债主的害怕之情，就连他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

“我应该去干一件像样的事啊！真想干时却又担心起这样的小事来！”他心里在想，脸上却露出一副怪怪的笑容。“哼……对啦……人是可以主宰一切的，但是一胆小，他就会一事无成……这是多么明白的道理，……，我真的好想知道，人最害怕的究竟是什么？最害怕的就是将要迈出第一步，说出自己的新见解……可是我空话说得太多了。正由于我总说空话，所以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成。或许，正因为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成，所以我才总说些空话。最近一个月来，我养成了说废话的习惯，连续好几天躺在墙角里，心里想着一些荒唐离奇的事情。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非要去那儿呢？我真的能完成好那件事情吗？难道这不是特别严肃的吗？太不严肃！这只不过是异想天开的事，是自己给自己找开心罢了，是儿戏吗？是的，简直是儿戏！”

街上的热气使得他感到非常气闷，并且石灰浆、木头架、砖块、灰尘随处可见，还有那种夏天所特有的臭气真让人受不了。每个无法租一座公寓的彼得堡人都非常了解、熟悉的那种臭气，——所有这一切一瞬间就令人恼怒地动摇了这个小伙子本已很不正常的神经。在城镇的这一角落，小酒店非常多，从这些小酒店里产出的臭气，还有那些尽管是在上班时间，却不时遇到的令人发毛的醉汉，给这幅街景画上了一笔最令人厌恶和忧郁的色彩。有一刹那，深恶痛绝的表情在这个小伙子英俊的面孔上忽然一闪随即消失。顺便说一声，他生得很英俊，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一头褐色的头发，身材消瘦而匀称。但很快他好象又陷入深思，而且，说得更准确些，好象是想入了

神，他朝前移动着脚步，对四周的一切显得毫不注意，而且也没想到注意。他偶尔嘟哝自语，这是因为他有自言自语的毛病，对这一毛病，如今他已经暗自证实了。这时他自己也了解到，他的脑子有时是混乱的，而且他的身体也十分虚弱，他已经有一天多什么也没吃了。

他衣服穿得很破，就是穿惯了破烂的衣服的人，也不穿他这样一身破旧的衣服大白天上街。然而在这一带，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倒是不会引起行人惊奇的。因为这正好是在干草市场的附近，人们有所共知的是只要有茶坊酒肆，就有聚居在彼得堡邻近中心区的大街小巷里，这些人多半是些小手艺者和工人，人群杂沓，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果看到某些人就大惊小怪，那反而就会被认为是怪事。由于这个年轻人的内心早已郁积了许多的怨恨和轻蔑，所以他有时候也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最怕别人议论，但他走在大街上却毫不在乎自己的衣衫褴褛。可是，当他遇到那些熟人或者老同学的时候，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从来就不愿意见到他们……然而就在这时，一个醉酒的汉子不知道为什么，坐在一辆由一匹非常高的马拉着的大车，不知被拖到什么地方去，就在他走过去的时候，突然用手指着他，向他大喊一声：“喂，戴德国帽的！”这时，那个年轻人立刻停下脚步，慌忙抓住了自己的帽子。因为这是他从齐默曼帽店专门买来的一顶曾经很漂亮的圆形高筒帽，虽然现在已经破旧不堪了，由于年久而变了颜色，上面有些破洞和污迹，连帽边都没有了，七扭八歪地倒向一边，非常难看。不过这时他感到的并不是羞愧，而是另外一种心情，甚至是恐惧。

“我早就预感到了！”他惊惶不安地喃喃说，“我早就这样想过。这一定是最差的了！真的，任何一件蠢事，任何一样不明显的小问题，都会使整个计划失败！对啊，帽子太轻易被人记住了，……真好笑，因此很轻易被人记住……我这身破烂玩

意非要配一顶制帽，就算是一顶煎饼式的旧帽子也行，再也不能戴这个滑稽的怪玩意儿了。谁也不会戴这样的帽子，一俄里以外就会被人看到，就会记住的，……重要的是，将来会记起来，看，这就是证据。这儿需要的不是让人注意而是尽可能不惹人注意……小问题，重要是小问题！……就是这些小问题，总是会惹出麻烦，破坏一切计划……”

整整七百三十步，从他那幢房子的大门走出来。有一次他数过。那时他还不肯定自己的这些空想，他所空想的虽说是毫无理由，但是却是非常吸引人的大胆阴谋，而这些计划除了会惹他生气嘲讽之外，的确毫无半点意义。现在，过了一个月以后，他已经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认识这一切了，虽然他总是自言自语地说，自己无用和武断，却不知为什么甚至身不由己地已经习惯于把这“毫无理由”的空想当作一项有趣的事了，虽说他仍然不信服自己。但现在他要去为完成自己的这一伟大的事业进行试探，每走一步，他的兴奋之情也愈来愈强烈了。

他怀着一颗几乎快要停止跳动的心和一种神经质的恐惧来到一幢大的房子前，那幢房子一面墙临着河，另一面面临着街。房子里有很多小套间，里面住满了各种各样的手艺人：裁缝、铜匠、厨娘等各行各业的德国人及靠出卖肉体的姑娘以及小官吏等等。人们不停地从这座房子两扇大门出出入入。这幢房子里共雇用了三、四个管院子的人。那个年轻人非常高兴，他谁也没有碰到，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利溜进了大门，他向右边的一座楼梯走去。这是一条非常窄的“后”楼梯，但是他在事先早已了解过，察看过了，他很满意这儿的全部环境：这里非常幽暗，即使遇到一双多疑的眼睛，也没什么大的危险。“如果我现在就害怕，那么等到我真的实施那件事的时候，又将怎样呢？”当他走在四楼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在想道。这时，他的去路却被几个改做搬运夫的退役士兵挡住了，此时他们正从

套间里把家俱抬出来。他事先就知道，一个带家眷的德国人现住在那套房间里，还是个官吏。“好像这个德国人要搬家，也就是说，在四楼，在从这条楼梯上来的这个楼梯口上，今后将只有那个老太婆的房子里是住人的。这非常好，……万一……”他心里想道，一面去按那个老太婆住宅的门铃。门铃开始发出一阵断续的叮铃声，这铃好像是白铁做的，而不是铜做的。这种房子在这类小住宅里，门铃差不多都是这样。他几乎忘了这种门铃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现在这种特殊的叮铃声似乎勾起他想起了什么事情，现在这件事清楚地摆在他的眼前，……这时他不禁哆嗦了一下，此时他的神经简直到了崩溃的极点。过了片刻，门开了一条很小的缝，女主人带着明显的警觉从门缝里打量着过往来客，人们只能看见她那对在黑暗中的小眼睛。当她看见楼梯口有许多人的时候，就放开了胆，把门全部打开了。于是年轻人迈进门坎，走入黑洞洞的过道，那个过道同后面的那间小厨房相隔。老太婆静静地守候在他面前，疑惑地上下打量着他。这个身材非常矮小的干瘪老太太，六十多岁，有一双既精明又凶恶的眼睛和一个尖小的鼻子，头上没有系头巾。她那淡黄色头发涂着一层厚厚的带香味的发油。像鸡腿般的又细又长的脖子上围了一条破旧的法兰绒围巾，尽管天热，肩膀上仍披一件皮衣，皮衣已经很破旧了，因为年久而变黄了。老太婆不停地咳嗽着。年轻人于是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了她一眼，因为她的眼睛里显然又闪出了刚才的那种不信任。

“拉斯科利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以前来过您这儿。”年轻人匆忙地回答，而且微微欠身行礼，因为他记起，对老太婆应该客气一些。

“噢！我的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是的，您是来过，”老太婆没有半点含糊，依然没把自己怀着疑问的目光从他脸上挪

开。

“那么……还是为这事来的……？”拉斯科利尼科夫接着说，稍有点儿尴尬，并且为老太婆的不信任感到疑惑。

“或许她一直都是如此，不过我那一次却没有注意而已。”他怀着不高兴的心情想。

老太婆考虑了一会儿，随后退到一旁，指指房屋的门，请客人到前边去，并说：

“请进，先生。”

年轻人走进了一间很小的屋子，屋子里糊了一些黄色的壁纸，窗口摆着天竺葵，挂着薄薄的纱窗帘。这时，屋子已经被夕阳照得通亮。“那时候，太阳大约也就这样照耀着吧！……”这个思想似乎在无意中从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脑海中闪过。他向屋子里的一切瞥了一眼，想办法了解一下屋子里的全部摆设，并且把它们牢牢记住。但是屋子里根本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非常陈旧的家俱，是用黄木做成的，仅有一张带有很大的黄木头拱背的长沙发，在沙发前面放了一张椭圆形的桌，两扇明亮的窗户之间放了一面带有镜子的精美梳妆台，靠墙放着几把破旧的椅子，墙上有几幅镶在黄色镜框里的廉价的画，画面是几个德国小姐手里拿着鸟，——这便是全部家俱了。在墙角里，有一幅不大的神像前点着一盏神灯。一切都显得很洁净，家俱和地板都擦得很亮。所有东西都是被擦得亮晶晶的。“这就是丽沙维塔做的活儿，”年轻人心里在想。整个套间里找不到一点灰尘。“那个凶恶的老寡妇的屋子经常是这么干净，”拉斯科利尼科夫心里想道，他奇异的目光向着通往另一间小屋门上的那块印花的布门帘瞧了一眼，那间小屋里只摆放着老太婆的一张床和一只五屉柜。就在没别的东西，他还从来不曾往这间小屋里瞧过呢。这两间屋子就是她的整个套间。

“有何贵干啊？”老太婆迈进屋来，声音有点严厉，好像是

在威胁他，然后仍然正对着他站着，如此可以看清他的脸。

“我拿了一件好东西来，您看，就是这！”说着，他从外衣左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扁平的旧银表。表的背面隐隐约约刻着一个地球仪。表链是钢的，上面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锈迹。

“要知道，上次当的货已经过期了。在前天就超过一个月了。”

“这我知道，不过我会再给您一个月的利息，请您宽容一下，就一个月。”

“先生，宽容几天，还是这会儿就把您的破玩艺卖掉，这都得由我拿主意。”

他好象并不关心老太太在说什么，指了指手中的表说道：

“表可以当多少钱，阿廖娜·伊万诺芙娜？”

阿廖娜·伊万诺芙娜瞥了一眼他手中的表，好象有点厌烦。

“噢，先生，你尽拿些不值钱的东西来，根本一文不值。上次那个戒指当了您两个卢布，可在首饰商那儿，花一个半卢布就可以买个新的。”

“请给我四个卢布吧，我一定会来赎，是我父亲的。相信我，我很快就会得到钱了。”

“一个半卢布，先付利息，如果您同意的话。”

“一个半卢布！”年轻人吼了起来，感到非常气愤。

“随您便。”说着老太婆把表交还给他。年轻人接过表来，已经想要走了。但立刻又改了想法，因为他想起，再也没有别的办法，而且他来这儿也没有别的打算。

“快拿来吧！”他暴躁地叫到。

老太婆伸手摸钥匙，然后转到门帘后面的另外一间屋里去。年轻人自己留在屋子中间，一面静静地听着，一面心里盘算。听得到她打开五屉柜的声音。“一定是上面的一个抽屉，”他在想，“如果，钥匙是放在她右边的那个衣袋里……都串在

一块儿，串在一个钢圈上的……其中一定有一把最大的，比别的钥匙大三倍，有许多锯齿。这肯定不是开五屉柜的那把钥匙，可能还有其它什么首饰盒或者小箱子的钥匙吧……这应该弄明白。小箱子的钥匙全是那样的……可是，这一切又是多么可耻啊……”

老太婆回来了。

“给您钱，先生：一个卢布，每月必须付十戈比利息，半个卢布，我得事先扣下十五戈比利息。可是您以前曾借过两个卢布，按相同的利息计算，现在您应当预付二十戈比。加起来总共三十五戈比。所以您此时用表来作抵押还可以得到一卢布十五戈比。请收下。”

“什么！现在仅有一卢布十五戈比了？”

“一点不差。”

小伙子没有争执，接过了钱。他望着老太婆，并不着急回去，好象他还想聊点儿别的，或者是干点儿什么，但似乎他自己也不清楚，究竟要干什么……。

“阿廖娜·伊万诺芙娜，或许，我还要给您拿一样东西来，就在这几天里……，银的……很精巧的……，烟盒……只等我朋友那里拿回来……”他犹豫了一下，于是停了声。

“好，到时候再谈吧，先生。”

“过几天见……，您老是一个人在家？妹妹呢？”他到前屋去的同时，尽可能毫不关注地问。

“先生，您问她有什么企图？”

“啊，没什么。我不过随便问问。您如今真是……阿廖娜·伊万诺芙娜！”

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非常混乱的心情中终于走了出来。这种混乱的心情愈来愈厉害。下楼梯时，他甚至停了两三次，似乎有什么事时刻令他心惊。他走到大街时，终于叫喊了起来：

“啊，天啊！这是多么可怕啊！难道，难道我真的是在……不，这是胡说！这简直是太荒唐了！”他斩钉截铁地补上了几句。“难道这可怕的东西真能钻进我的大脑来吗？但是我的心怎么会想到这种肮脏的事！全是些肮脏、卑劣、可恶、下流！……而我足足一个月都是……”

他感到非常地激动和不安，以至于不能用言语来表达，还在他刚刚去老太婆那儿的时候，他就感到极端的压抑和不安，而现在已经达到这种地步，而且变得非常显而易见，以致他不知该躲到什么地方去，才能摆脱自己的烦恼忧愁。他像喝醉了似的在人行道上走着，看不清路上的行人，总是碰到他们，等到了另一条街上的时候，才清醒过来。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正在一家小饭店旁，要进饭店，得从人行道沿着石阶往下，到地下室去。正在这时，恰好从门里冲出两个醉醺醺的人来，他们彼此搀扶着，嘴里不干不净地叫骂着，顺着地下室的楼梯爬到街上。拉斯科利尼科夫几乎想都没想，立刻就下去了。在此以前他从未进过酒馆，但是现在他感到头昏，加以火烧火燎似的干渴正在折磨着他本以非常虚弱的身体。他想喝点儿冰冷的啤酒，而且他把自己突然感到的虚弱归咎于饥饿。他选了一张又暗又脏的在角落里的小桌随便坐下，要了啤酒，好像刚从无水的沙漠里走出来，贪婪地喝尽了第一杯。马上一切幻想都消失了，他的头脑也清醒了。“这一切都是胡思乱想，”他满怀信心地说，“这儿没有什么可以令人不安的！仅仅是身体不舒服，是我自己有病！只要一杯啤酒，一小块干面包，——瞧，转眼间就变得坚定起来，头脑清醒了，意志也坚定了！呸！这一切是多么不足挂齿！……”他轻蔑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他仿佛兴奋起来，好像忽然摆脱了一种可恶的压在他身上已经很久了包袱，并且目光友好地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不过就是在这时候，他也隐隐约约觉察到，这种什么都向好处看，过于乐